

的事情。

一个说，一旦我拥抱了你，我就永远也不想松开，你会饿死在我怀里。

一个说，还没有拥抱，我就爱上你了；如果拥抱了，我会不知道如何是好。

尽管如此，我依然会将拥抱当做我表示好感，最重要的一种社交形式。

而且我总会觉得，男人跟男人的拥抱更美好，因为相比起男人拥抱女人，或是女人拥抱女人，他们心脏的距离会靠得更近一些。

这么算起来的话，如果是波霸跟波霸拥抱，她们一定不会感受到彼此的真心，甚至还会因为隔阂感太严重，而导致口角和纷争不断吧？

最近我拥抱的最多的，是一个叫做KUMA酱的小熊玩偶。

虽然是小熊，但它的个头实在不小，立起来有半个现在的我那么高，比明治时代大多数的日本男人都还要高出一点点。

我常常抱它，在每一个我想念你的时刻。

我打算在某个合适的时候，把KUMA酱送给你，让你可以因此获得，我积攒了很久的、关于思念的拥抱。

谁说思念不可以被储蓄，也许投资少回报小，但它总是被真切地保存着的，开户行不是花旗，而往往是某些古

时差信徒

给Z先生的一封信

地接下，但终生都不太可能会去体会的怪奇事物——

我都会塞进冰箱里，该吃该喝的，短时间里消化掉；无心品味的，名义上是延长保鲜，实际上是打算让自己淡忘，任其无奈地腐坏。

据说有些人的冰箱，存放着的东西很不一样。

川久保玲的冰箱里只有两种不同牌子的矿泉水，以及一瓶固定牌子的清酒。

约翰·加利亚诺的冰箱里塞满了压缩T恤，因为他偏爱把冰凉T恤套上身那一瞬间对乳头的爽快刺激。

海尔姆特·朗的冰箱里除了猫粮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很多年没有再养猫，究竟喂给谁吃就实在让人疑惑。

卡尔·拉格斐的冰箱里存着大量的食物，但他把性感男模的照片贴在柜门上，提醒自己时尚不允许胖子横行。

汤姆·福特的冰箱里总少不了上等的红酒，其实他自己很少喝，只是看着觉得就很愉快。

香奈尔夫人的冰箱里始终摆着一瓶香水，金黄色的瓶身，正是她最爱的香奈儿5号。

有人把梦想存进冰箱里，是为了给自己争取到更充足的奋斗时间。

有人把寂寞存进冰箱里，是为了深夜梦醒给自己倒水时还能有些别的东西可以回味。

有人把贪婪存进冰箱里，是为了用暴饮暴食来填塞欲望的不满。

时差信使

给Z先生的一封信

精心投入，就是往名为“幸福”的存钱罐里塞进了一枚硬币。它不需要你随时带在身边让自己觉得颇有负累，它只是让你从自己的时间里挤出一部分来精妙地去感悟。

即使有人突然开了一张巨额支票给你，或者你打算用一纸婚姻证书来作为爱情的存折——那种用硬币累积起来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却是任何代表“幸福”的阔气形式都比不上的。

看着案头的哆啦A梦存钱罐在微笑的我

床头柜

亲爱的Z先生：

进入一个朋友的家里，我最感到好奇的家具，通常是他的床头柜。

床头柜是最靠近床的家具，是每个人睡前最后会接触到的储物空间，那些与“床”有关的事物，都会存放在床头柜里，比如闹钟，比如看到一半就哈欠连天的手机说明书，比如眼镜盒，比如保险套，比如恋人的照片，或者，被剪掉了脑袋的仇人的照片。

也会有人习惯把贵重物品放进床头柜里，这样即使在睡觉的时候来了小偷，他们也不太敢轻易去动主人脑袋旁边的床头柜里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种心理

山，小沉香每走几步，霹雳大仙就会吃语式的说“就重一点儿。就重一点儿。”，然后这位老道士就真的越来越重，最后慢慢重成了一座小山，但小沉香也就顺理成章地将他背到了山头上。

我身边经常有朋友来哭诉，抱怨着新交往的恋人，“热情突然一下子汹涌袭来，我顿时感到太有压力，觉得可能没办法再跟他继续下去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有人整天哀声叹气说自己没有感情也没有性生活，有人则成天埋怨爱人太爱自己以至于爱得有些过多让自己觉得不够自在。

于是我就会告诉那些一心想要把满腔热情，迅猛地倾注在新交往恋人身上的那些人们：

爱一个人比较理想的方式，是慢慢地增加你付出的爱情的浓度。像霹雳大仙那样，每次只重一点儿，直到最后爱情的重量有如高山，对方就难以逃脱，心甘情愿被幸福压住了。

至于我是否曾这样被前来献殷勤的“霹雳大仙”们，牢牢地压制乖乖地绑定过吗？我的回答是：

在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去学做霹雳大仙。

在被一个人爱的时候，我也会另寻职业。这个新职业的名字，叫做愚公。

但是在我与你的世界里，我只单纯地希望：

生命之舞

亲爱的Z先生：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故事：

女人执意要与相恋三年但患了重病的男人结婚。

婚礼办在二人初识的餐厅，走到生命尽头的新郎在弥留之际要求与新娘共舞。

新娘说：“在钢琴音乐停止之前你不许停止舞蹈。”

新郎说：“我答应，绝不会跳不完就死。”

在餐厅里负责演奏的钢琴手感动于两个人的情深意重，也暗暗下了决心要送他们的爱情走完最后一程。

于是一首温柔的曲子被钢琴手弹了又弹，为了不让新郎察觉曲子一直在重复，他还绞尽脑汁临时创作，硬是把一首五分钟的曲子撑足了半个小时。

等到钢琴手实在没有力气再弹下去，只能停下来的时候。新郎早已静静地躺在了舞池中央。周围是一片揪人心肺的啜泣声。

等待最后一个琴音消散，新娘便淡淡地笑着说：“谢谢你。”

钢琴手啜嚅着回答：“没什么值得感谢的。”

新娘抱着了新郎的尸体跪坐在地板上，一副很是安详